

蘇聯根絕剝削階級和 消滅階級差別的道路

康士坦丁諾夫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蘇聯根絕剝削階級和 消滅階級差別的道路

([歷史唯物論]第十章)

康士坦丁諾夫著

中國人民大學
研究部編譯室 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B512

31

120

10

書號：1490

蘇聯根絕剥削階級和消滅階級差別的道路

著：康士坦丁諾夫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部編譯室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 華 書 店
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廠
(霞便門南大院乙一號)

B512

31

一九五四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出版者說明

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於今年年初出版了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的集體著作「歷史唯物論」。這部著作出版之後，蘇聯的評論界予以很大的注意。各報刊發表的書評，就我們所見到的有以下各篇：歐庫洛夫的「評『歷史唯物論』」（原文刊三月二十七日的「文學報」，譯文刊「新建設」第四卷第三期）；車斯諾柯夫等三人署名的「爲完整的歷史唯物論教科書而鬥爭」（原文刊八月三日「真理報」，譯文刊「新華月報」第四卷第五期）；柯爾涅葉夫等三人署名的「關於歷史唯物論的著作」（原文刊「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五期）。在莫斯科曾爲這部著作舉行了一次連續三日的討論會，參加會議的約有六百人。

所有的評論都肯定這本書有如下的優點：書中詳細敘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有關歷史唯物論各項基本問題的基本思想，並引證了大量的實際材料；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特徵，蘇聯社會與國家制度較之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國家制度的優越性在書中佔據着顯著的地位；書中說明了日趨尖銳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揭穿了美英帝國主義的侵略性質，批判了現代的資產

階級社會學說。

但評論者指出，這本書也包含着重要的缺點：對歷史唯物論發展上的列寧、斯大林階段解釋不充分，全書的結構欠完密，材料的敘述上缺乏應有的系統化和一貫性，有的章裏對某些理論問題的解說不深刻，有的重複，有的略而不詳（如書中缺少論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專章），語言貧乏等等。

我們認為，這本書對於中國的讀者還是很有用的，所以決定把它譯出來。由於這本書在結構上「很像一本論文選集，而不像一本統一的完整的著作」（車斯諾柯夫等論文內的評語），每章都可當獨立的論文看，所以採取分章出單行本的辦法。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日

目 錄

一 蘇聯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與階級鬥爭.....二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及地主階級和大資本家的被消滅(四)——無產階級和農民是蘇維埃社會在過渡時期的主要階級(七)——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鬥爭的新形式(九)
——蘇聯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資本主義成分的消滅(三)——蘇聯勞動人民的階級鬥爭
經驗的國際意義(三五)

二 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及蘇維埃社會階級結構的變更.....二九

蘇聯人民的階級成分(三九)——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社會性質的改變(三〇)——蘇維埃社會道義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三一)——布爾什維克黨是蘇聯勞動人民的先進部隊(三四)
——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間階級界限的泯滅(三八)——與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作鬥爭(四)

馬克思與恩格斯科學地論證了階級消滅底歷史必然性，並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這一任務的主要手段。可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只是一般地提出了階級消滅的問題，這是完全合理的。因為他們當時還沒有常勝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

列寧與斯大林根據對蘇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經驗底總結，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們指出消滅階級的具體道路，全面地研究了在蘇聯順利建設社會主義底方式與方法問題。

一 蘇聯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與階級鬥爭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證實：階級既不能立刻「廢除」也不能立刻消滅。社會主義革命不能一舉而解決自己的各種任務。革命首先是由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然後再由工人階級運用這個政權，作為根本變革社會經濟基礎的手段和槓桿。

在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整個時期，社會經濟依然是一種由若干經濟結構組成的多種結構的經濟。列寧論到蘇聯十月革命勝利以後的經濟制度時，指出有五種經濟結構，其中包括三種基本的經濟形態或結構，即社會主義、小商品生產和私人資本主義。在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適應着這三種經濟結構的是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主要是農民）及被排擠到次要地位的資產階級。因此，要在我國消滅階級就應解決兩個雖有密切聯繫，但各不相同的任務：（一）消滅剝削階級，（二）對小資產階級的勞動階層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為了消滅剝削階級，首先必須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這已由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完成了。其次，必須消滅他們的經濟基礎、剝奪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最後，必須不僅要消滅資本主義成分，而且還要消滅產生這些成分的原因，剷除他們在國家經濟中的根基。

如果不根據社會主義原則來改造整個國民經濟，那末上述最後一項任務就不可能得到解決。

列寧與斯大林指出，小商品生產是資本主義的根基。小商品生產經常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成分。因此為了剷除資本主義的根基和消滅產生階級的原因，就必須使小商品經濟過渡到大規模的公有化的經濟，把國內全部經濟，其中也包括農業，轉到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生產的新技術基礎上來，即消滅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的基本差別。

但是，最後這項任務，必須用與消滅剝削階級不同的手段來解決，就是不採取強力推翻的辦法，而採取農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辦法，即耐心地再教育農民羣衆的辦法來解決。

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寫道：「爲了消滅階級，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部分任務，我們已經完成了，但這只是一部分的任務，而且不是最困難的一部分任務。爲了消滅階級，第二就要消滅農間的區別，把全體的人都變成工作者。這是不能一下子辦到的。這是更困難得無比的任務，而且由於客觀必然性，這還是很長期的任務。這個任務是不能用推翻某個階級的辦法來解決的。必須把全部社會經濟加以組織上的改造，從個體的，單獨的小商品經濟過渡到公共的大經濟，才能解決這個任務。」^①

因此，消滅階級的任務，不能僅限於採取強力鎮壓剝削者的辦法，而需要創造這樣一些經濟

① 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八——九頁。

條件：就是使人剝削人的現象和階級差別的產生成爲不可能。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及地主階級和大資本家的被消滅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給予剝削階級以決定性的打擊，並在我國奠定了消滅階級的基礎。

革命以前，地主和資產階級是俄國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包括一些最重要的部分，如工業中的資本家、商業中的商人和投機分子、農業中的富農。在一九一三年，剝削階級的總數達二千二百一十萬人（包括他們的家庭成員），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九。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永遠消滅了我國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治統治。推翻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打破舊的國家機器，摧毀等級制和民族壓迫的殘餘，肅清反革命的出版物和反革命的組織，最後，解散資產階級的立憲會議——所有這一切保證了完全剝奪剝削階級的政治權利。蘇維埃共和國的最初一批法令把既得的成果在法律上固定了下來，公開地宣佈剝奪剝削者的政治權利。

由於強力剝奪了地主和資本家的結果，這些階級的經濟實力已完全崩潰。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的第一天就通過了土地法令，根據這個法令，永遠地廢除了土地私有制。毫無報償地沒收了地主、皇室和寺觀的土地。並無報酬地交歸勞動人民使用。農民根據這個法令獲得了一億五千

萬俄畝以上的地主土地。因而，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初幾個月內，就消滅了地主土地佔有制。在全國範圍內消滅地主階級的工作（並把消滅白衛軍和外國武裝干涉者統治下的各地區內恢復地主土地佔有制的企圖也計算在內），是在國內戰爭結束時（一九一〇年）完成的。

大資本家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也遭到了強力的剝奪。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和一九一八年上半年期間，大工業已收歸國有。經濟生活中的總樞紐——銀行也歸國有。鐵路、對外貿易和商船等均全部轉入了國家手中。

工業和銀行的國有化不僅打擊了俄國的資產階級，而且也打擊了外國的資產階級。依賴外國資本是俄國資產階級的特點。一九一四年，在俄國股份資本總數中，外資佔百分之四十三。具有決定意義的國民經濟部門的冶金業、煤炭業、石油業，有半數以上是由外資經營。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剝奪了資本家以後，就打斷了俄國依附國際資本的鎖鍊。

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初期，也嚴重地打擊了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富農階級。革命以前（一九一三年）富農的人數（包括其家庭成員）達一千七百一十萬人。這是人數最多的剝削階級。一九一八年夏天和秋天，在農村中展開了剝奪富農財產的反富農的殘酷鬥爭。這個鬥爭的領導機關就是根據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一日蘇維埃政府法令成立的貧農委員會。貧農委員會除給富農留下與農民同等數量的土地外，沒收其多餘的糧食、多餘的土地和多餘的農具。貧農委員會在反對富農的鬥爭中，以及在保證以糧食供應城市、工人中心區域和紅軍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貧

農委員會部分地剝奪了富農階級之後，便摧毀了農村資產階級的勢力。從革命以前屬於富農的八千萬公頃土地中沒收了五千萬公頃。

必須指出，資產階級被剝奪的程度與方式，在城市與農村中是各有區別的。第一，城市大資產階級完全被剝奪，而農村中則不同，貧農委員會的剝奪富農階級還不是完全消滅他們。當時沒收富農的財產就是部分地沒收富農財產，限制他們的剝削者、高利貸者和買辦的活動。第二，被剝奪的富農的生產資料不是像處理工業中大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那樣歸全體人民，即歸國家所有，而是在貧農中進行分配。只有一部分生產資料（如打穀機、磨坊和油坊等）供農民經濟共同需要，或供已組織起來的農業勞動組合和農業公社使用，而大部分則作爲貧農個體經濟的財產。這種現象是必然的。因爲在那時，農村還沒有具備廣泛組織公有的社會主義經濟所必需的條件。

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初期所實現的深刻的政治和經濟的改造，剝削者的主要部分——地主和大資本家——已被消滅了。剝削分子在國內經濟中已經失掉了起決定作用的地位，並被排擠到次要的、非主要階級的地位。

可是，社會主義革命不能一下子就消滅所有的各資本主義階級和消滅所有國民經濟部門中的剝削現象。全國各個國民經濟部門的發展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而且也不是所有一切部門中都已具有消滅剝削階級的必要經濟前提。在俄國，工業中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是與充滿了前資本主義關係的極其落後的農業相結合的。因此在革命勝利以後，能以「一舉」而消滅大工業中的資本

家，而在農業中則不能立即做到這一點。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可以在革命的最初幾年中被消滅，而消滅富農階級則需要長期的準備。

無產階級和農民是蘇維埃社會在過渡時期的主要階級

無產階級和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勞動農民是蘇維埃社會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主要階級。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是被剝奪了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被壓迫階級。革命勝利以後，無產階級變為統治階級，成為自己國家中一切大工廠、運輸業、銀行、土地等方面的主人。這是一個建立了自己的革命專政，並指導社會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階級。

除工人階級外，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勞動農民階級是過渡時期的第二個主要階級。佔俄國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佔着中等的中間的社會地位。農民經濟是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因此農民具有兩重性的特點：一方面，農民是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勞動者，而這一點就使他與工人相接近；另一方面，農民是私有者，而這一點就使他和資產階級相接近。因此，農民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必然是動搖不定的。這種動搖不定的情形甚至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也還沒有停止。

為什麼農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是主要的階級，而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却成為蘇維埃社會中

主要階級之一呢？這是因為在推翻了剝削階級以後，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農民的狀況也發生了變化。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初幾年內，蘇維埃農村已中農化。革命以前的農村，全體農戶中貧農佔百分之六十五，中農佔百分之二十，富農佔百分之十五。一九一八年，在貧農委員會時期，部分富農被剝奪，並下降到中農的水平，許多獲得了土地和生產資料的貧農則上升到中農的地位。因此，貧農的比重縮減到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而中農的比重則大大地增加，已達百分之六十——六十五左右。中農成了農業的中心人物。蘇聯社會主義的命運，即蘇維埃國家的整個發展前途，取決於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首先是與中農之間的相互關係。在這個意義上列寧會說，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這是蘇維埃政權的基礎，是鞏固蘇維埃政權所必需的和充足的條件。

工人階級過去和現在都在這一聯盟中起着領導的作用。列寧與斯大林曾一再地強調指出無產階級——唯一能使社會主義獲得勝利並能實現消滅階級這一任務的階級——的領導作用。

列寧教導我們說：「只有受過幾十年反資本的罷工鬥爭和政治鬥爭的教育、培養、鍛鍊而團結起來的那個被壓迫階級——只有領會了城市的、工業的、大資本主義的全部文化，並有決心和本領來捍衛這種文化，保存並繼續發展其一切成果，把這些成果變為全人民，全勞動者都能享受的那個階級，——只有擔當得起歷史所必然加在堅決排除已往、大膽開拓將來新社會道路的人們身上的一切困苦、患難、考驗和巨大犧牲的那個階級，——只有其中優秀分子根本仇恨鄙棄一切市

會庸俗東西，根本仇恨鄙棄小資產階級、小職員和『知識分子』中間盛行的這種惡劣品性的那個階級，——只有『經過了勞動學校鍛鍊』而善於喚起一切勞動者和一切誠實人尊敬自己勞動能力的那個階級，才能用自己的階級專政來消滅階級。」^一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鬥爭的新形式

階級鬥爭並不因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而告停止，它僅僅是改變了自己的形式。這個時期無產階級獲得了新的階級鬥爭的工具。新的國家機關便是這些工具中的最重要的工具。列寧指出：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國家只是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新的工具。」^二

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無產階級階級鬥爭條件的主要變化，就在於它現在是以統治階級的資格進行鬥爭，利用統治階級手中所有的一切手段，國家政權所有的一切工具：軍隊、法庭、監獄和偵探機關等來反對自己的敵人。

列寧在「論無產階級專政」這本小冊子的初稿中（一九一九年底至一九二〇年初），論述了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新的形式和新的任務。列寧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有五種新的階級鬥爭形式：

一 列寧：「向匈牙利工人致敬」，載「列寧文選」兩卷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二卷，第五七八頁。
二 「列寧文存」，俄文版，第三卷，第四九八頁。

(一) 鎮壓剝削者的反抗。列寧說鎮壓剝削者的反抗就是整個時代，即整個過渡時期的任務和內容。獲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應採取各種手段：如用直接的軍事措施來消滅反革命的陰謀、怠工、暗害行為，剝奪剝削者的政治權利，以及採取一些經濟影響的辦法等，來鎮壓被推翻了的各階級的反抗。

在階級鬥爭的進程中，暴露出無產階級的國內敵人和國外敵人之間的密切聯繫。社會主義革命起初只能在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下的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因此，這個國家不僅有階級鬥爭的國內戰線，而且也有國外戰線。資本主義的包圍勢力支持國內敵視蘇維埃政權的一切階級勢力。

(二) 國內戰爭。國內戰爭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極端尖銳的形式。這是各階級之間的公開的武裝鬥爭。由於資本主義有多種多樣的國際聯繫，使獲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轉變為反對周圍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戰爭。例如，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蘇維埃共和國擊退外國武裝干涉者和白衛軍反革命的聯合進攻時的情形也是這樣。

(三) 中立小資產階級。這是階級鬥爭中一種特殊的形式，這種形式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而產生的。無產階級對待小資產階級的任務，在於根除小資產階級轉向資產階級方面的動搖性，並把它引導到自己的這一方面來。列寧指出：「中立是由以下幾種方式形成的：如說服、表揚、經驗教訓，以及強力根除各種傾向等等。」列寧在他的論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鬥爭的形

式這一草稿中所規定的這個任務是適合於革命的第一時期的，因當時黨所採取的是中立中農的政策。後來，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自一九一八年底至一九一九年初，布爾什維克黨轉而採取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這個政策是以列寧關於「善於與中農達成協議，一分鐘也不要放棄與富農的鬥爭及緊緊地依靠貧農」[●] 這個口號為指針的。列寧在論及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實行國家領導的這一階級鬥爭形式時所指出的基本任務，其意義就在於此。

(四) 「利用」資產階級。列寧談到這一階級鬥爭形式時，是指無產階級使資產階級的專家來為無產階級服務，利用他們在組織生產方面的經驗。無產階級是在他們還沒有管理和領導經濟所必需的充分經驗和知識的時候便取得了政權的。而這也就是無產階級與過去一切統治階級不同的地方。過去的統治階級在舊制度的內部早已就具有創造自己的文化，掌握管理國家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能的可能。而無產階級則相反，它只有在推翻了舊制度以後，在擺脫了資本主義的剝削以後才有這種可能。因此，對於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來說，必須使資產階級的專家來為無產階級服務，利用他們的經驗和知識，以便學會管理和經營的藝術，這是必要的。利用資產階級專家的工作也具有階級鬥爭的性質，因為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必須戰勝這些分子的反抗，必須用強力來制止怠工和暗害行為等等企圖。

● 「列寧文存」，俄文版，第三卷，第四九五頁。

● 列寧：「皮奇林·索羅金的可貴的坦白的供認」，載「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一七二頁。